

東亞考古論集

安志敏

83
7
039

東亞考古論集

選壹

In Search of the Past:

Archaeology in East Asia

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專刊（九）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安志敏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1998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書面允許外，
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
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東亞考古論集

作者：安志敏

編輯：鄧聰 陳星燦

英譯：陳星燦

1998 年第一版 印數：1-1000

出版：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85303-1-3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1998 by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Search of the Past: Archaeology in East Asia

Author: AN Zhimin

Editors: TANG Chung, CHEN Xingcan

Translation: CHEN Xingcan

First Edition: 1998 Quantity: 1-1000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 T., Hong Kong

Tel : (852) 2609 7371 Fax : (852) 2603 7539

E-mail : ccaa@cuhk.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by Sunshine Press Limited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
承星加坡李氏基金及香港北山堂基金熱心贊助，
成立出版週轉資金，進行編印書刊，以期促進學術研究之風氣，
推廣文化之交流，謹此誌謝。

The publication programme of the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is financed primarily from a revolving fund established with grants
from the Lee Foundation of Singapore
and the Bei Shan Tang Foundation of Hong Kong.
Grateful acknowledgements are due to these two highly esteemed institu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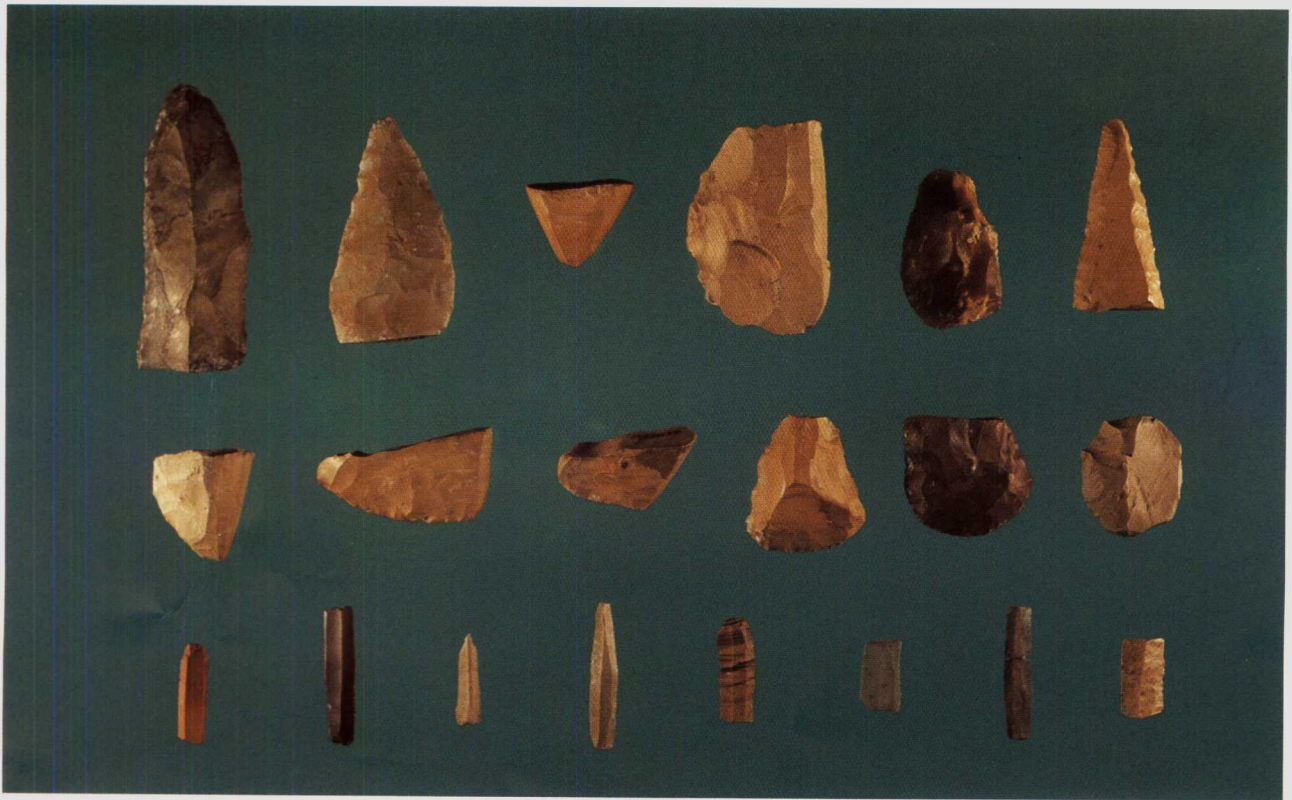


彩版1 1996年安志敏教授於香港大灣遺址
Professor An Zhimin at Tai Wan Site, Hong Kong, in 1996



彩版 2.1 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墓地 1984 年發掘現場
Excavation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Cemetery at Taosi Site, Xiangfen County, Shanxi Province, in 1984

彩版 2.2 甘肅秦安大地灣仰韶文化房址
House Foundations of the Yangshao Culture at the Site of Dadiwan in Qin'an County, Gansu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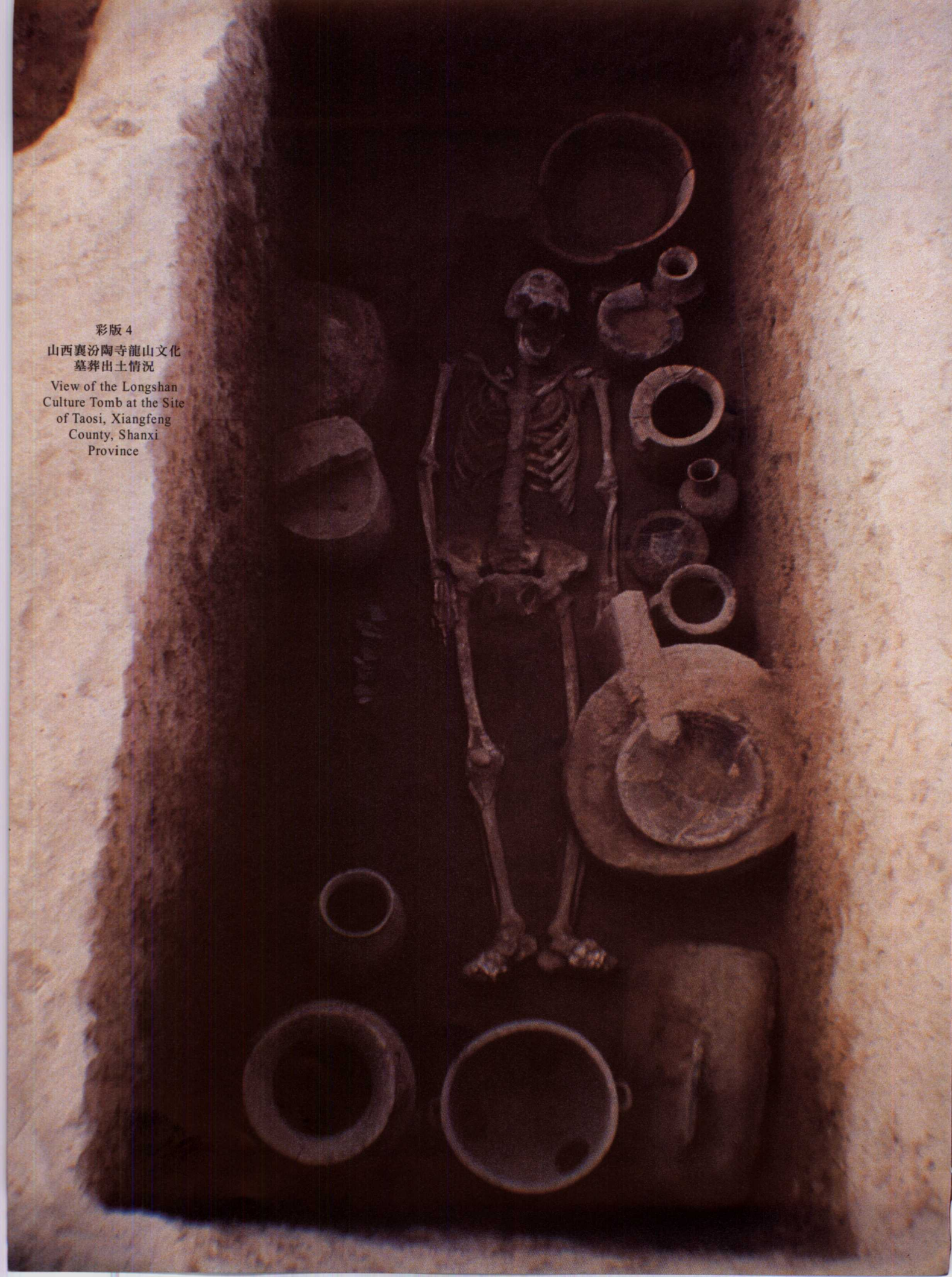
彩版 3.1 內蒙古海拉爾松山細石器
Microliths from Songshan in Hailar, Inner Mongolia

彩版 3.2 河南陝縣廟底溝二期文化陶器
Pottery Vessels of the Miaodigou II Culture from the Site of Miaodigou in Xi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彩版 4

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
墓葬出土情況

View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Tomb at the Site
of Taosi, Xiangfe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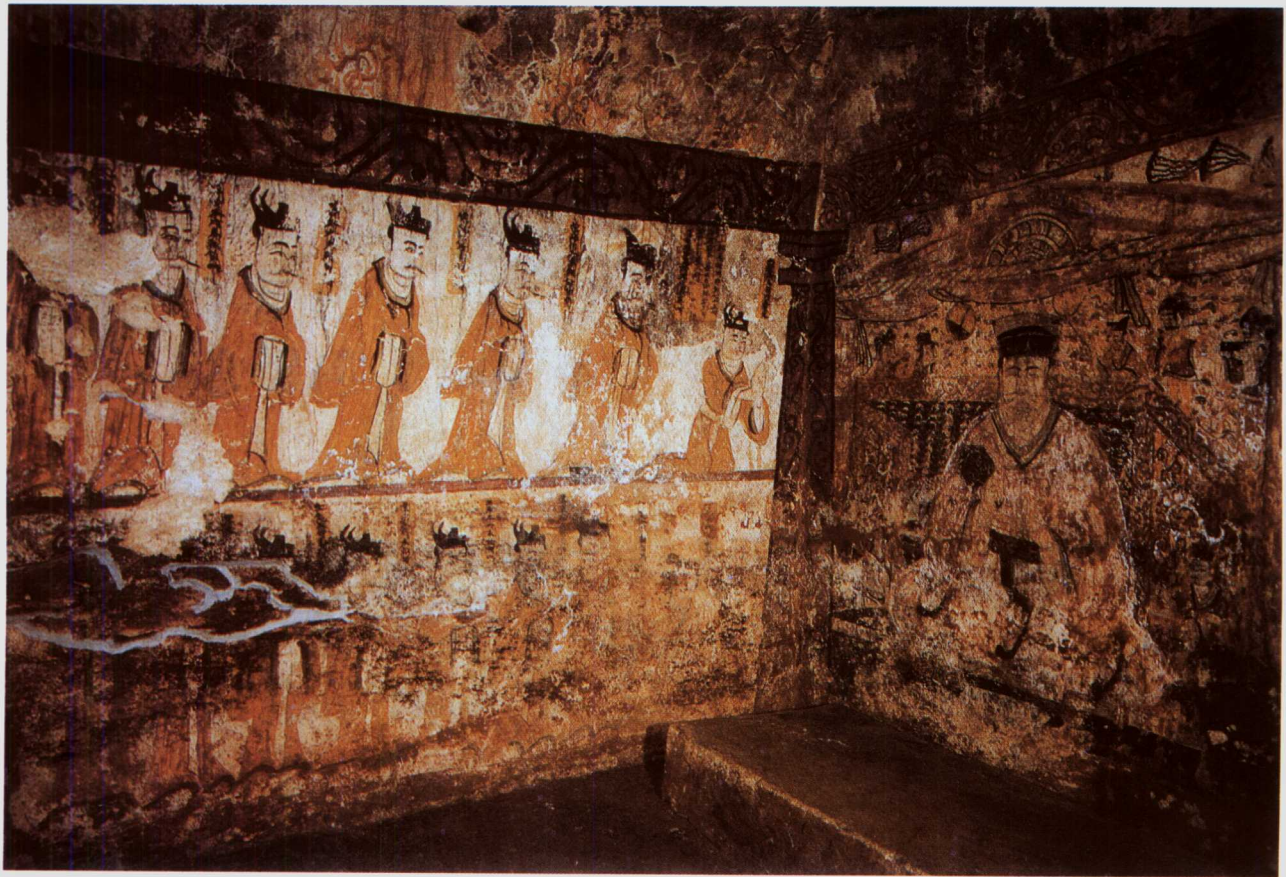


彩版 5

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
墓葬文物出土近照

Objects from the Longshan
Culture Tomb at the Site of
Taosi, Xiangfe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彩版 6.1 朝鮮德興里墨書墓誌
An Epitaph from Toknungri, North Korea

彩版 6.2 朝鮮德興里墓主人及十三郡太守壁畫
The Tomb Owner of Toknungri in North Korea and the Mural with 13 Prefecture Officers



綜論



史前考古



歷史考古



近鄰關係



考古學家小傳

自序

自學生時期步入考古學領域以來，迄今已超過五十個年頭。儘管學術水平不高，工作量有限，畢竟在考古學實踐中走過一段漫長的道路，並且經歷了新中國考古事業蓬勃發展的過程，作為一個考古工作者當然是倍感自豪的。

回顧五十多年來，參加過一系列的田野工作和寫過近三百篇作品，但質量不高，微不足道。特別是隨着考古成果的日新月異和認識的不斷更新，不少已成為瞬間的歷史陳跡。為了回顧個人所走過的歷程，只能差強人意地選錄一部份作為代表，可與十幾年前選編的《中國新石器時代論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相互參照，象徵着在工作積累中的一個側面。

本論文集共選錄四十篇，主要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新作，佔總數的85%。從內容上也適當擴大，以反映五十年來所涉及的不同領域。計包括綜論、史前考古、歷史時期考古、近鄰關係和考古學家軼事等五個部份。其中《試論文明的起源》是一篇概括性科普介紹，故列在篇首，其他則按時代或類別排列。

考古學是一門實證的歷史科學，它以人類過去的物质遺存為根據，通過實物的研究，以實事求是地闡明歷史過程的規律。特別是以田野工作為基礎，更是近代考古學所獨具的特徵。儘管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主要組成部份，但不能用文獻記載來代替考古學的研究，更不能以傳說或假設來取代考古學的論據。當然結合文獻史料的考察，也是完全必要的，不過主要是着眼於考古學的實證，而不是文獻史料的考據。根據上述的理解和實踐，五十年來自己基本是這樣走過來的，雖然尚有許多不足之處，但也獲得一定的體會。這裏將就本論文集的主要內容，試作進一步的說明。

中國史前時期的論述，所佔的篇幅最多。一般側重於各考古學文化的時代、序列、內涵和源流方面，並不局限於具體資料的介紹；還試圖論證其繼承發展的多樣性，相互交流的凝聚性，以及以商周文明為核心的主導作用。從考古遺存所顯示的諸般例證，中原同周圍地區之間的文化交流、相互融合以及在發展中的統一趨勢，無疑是我國歷史過程的基本規律。此外，也涉及碳十四年代和史前農業等不同的課題，並對考古學文化、“區系”問題以及文明起源的概念和理論，也進行了探討。

有關遺跡、遺物的考察和剖析，也佔有較多的篇幅。這些不是古器物學的考證，也不是藝術史的探索。基本上以考古學為出發點，通過具體事物的對比分析，闡述其出現的意義和作用，以有利於對其時代或文化整體作進一步的理解。同時還以從大處着眼和小處入手的方式來具體處理，力求在有關領域裏能作出某些補充。

涉及近鄰關係考古的僅收錄4篇，主要從考古學的角度上，討論我國同周圍地區的聯繫和相互影響，如江南同史前日本的海上交流，在國內尚是首次提出的論點。朝鮮德興里壁畫墓的墓制和壁畫題辭，又是考與古文獻互證的重要資料，在其他的一些篇章裏，也往往論及古代中國同周圍地區的相互聯繫，這些都是以擴大視野和探索文化交流為目標，而作出的若干嘗試。

在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史中，諸多先輩輩路濼，功不可沒。這裏僅就梁思永、裴文中、夏鼐、袁復禮和烏居龍藏諸先生的軼事作些緬懷和追述，這是由於作者曾親聆教誨，並從他們的言傳身教中，堅定了從事考古學生涯的嚮往和決心，飲水思源以作為不能忘卻的懷念。

最後以1945—1997年論著目錄作為附錄，包括論述、專書、書評和其他等，可供回顧過去工作歷程的參考。至於論文集的編次，大體以時代和內容為根據，並不代表發表年月的先後。為了真實地反映過去的認識水平，在論文集中基本保持發表時的原貌，僅在插圖方面作了某些調整，每篇的後面也註明所登載的刊物和年月。論文集集中的部份圖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資料室提供。

謹以這本論文集紀念五十年來諸師友的無限關懷和鼓勵，並對考古學界廣大朋友們的一貫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謝。

承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由鄧聰先生和陳星燦先生擔任主編並撰寫編後記，為之增色非淺。黃韻璋小姐、李薇斐小姐和盧智基先生在編輯過程中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又承饒宗頤先生撥冗為本書題簽，均此一併致謝！

安志敏

1998年3月於北京

目 錄

彩 版 v

自 序 xv

綜 論

- 1 試論文明的起源 2
- 2 來自遠古的信息 6
- 3 考古學文化 10
- 4 中國的史前農業 12
- 5 香港考古的回顧和展望 21
- 6 閩台史前遺存試探 29
- 7 古代華南的干欄式建築 37

II 史 前 考 古

- 8 中國的原手斧及其傳統 44
- 9 略論華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 50
- 10 中國前期新石器文化 58
- 11 中國後期新石器文化 64
- 12 論環渤海的史前文化 72
- 13 中國遼東半島的史前文化 78
- 14 中國西部的新石器時代 89
- 15 藏北申扎、雙湖的舊石器和細石器 101
- 16 碳-14斷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 111
- 17 中國晚期舊石器的碳-14斷代和問題 115
- 18 華南早期新石器的碳-14斷代和問題 121
- 19 良渚文化及其文明諸因素的剖析 127
- 20 中國古文獻中的磨製石器 132
- 21 記二里頭的鴨形陶器 135

..... **III** 歷史考古

- 22 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圍的青銅文化遺存 140
- 23 試論中國的早期銅器 146
- 24 "唐汪式"陶器的剖析 154
- 25 西周的兩件異形銅兵 161
- 26 金版與金餅 168
- 27 長沙新發現的西漢帛畫試探 188
- 28 新莽錦銘試釋 196
- 29 論沂南畫像石墓的年代問題 199
- 30 關於內蒙古扎賚諾爾古墓群的族屬問題 204

..... **IV** 近鄰關係

- 31 長江下游史前文化對海東的影響 210
- 32 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 218
- 33 記日本出土的兩形陶器 223
- 34 朝鮮德興里壁畫墓及其有關問題 227

..... **V** 考古學家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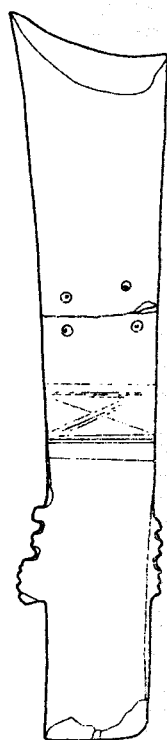
- 35 中國考古學的新起點 234
- 36 梁思永先生和中國近代考古學 238
- 37 裴文中教授和中國史前考古學 242
- 38 為考古工作而獻身的人 245
- 39 追懷烏居龍藏先生 247
- 40 袁復禮教授在中國史前考古學上的貢獻 250

圖版 257

安志敏考古學著作目錄 (1945-1997年) 270

彩版目次 276 線圖目次 277 圖版目次 278 編後記 279

英文目錄 281 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出版書目 284



•••••

大灣商代牙璋

依歸圖

I 試論文明的起源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文明時代是繼野蠻時代之後的更高階段，它不同於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的含義，也不是考古學文化的同義語。當今學術界，一般把文明一詞，用來指一個氏族制度已經解體而進入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代表着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至於史前時期的氏族公社還處在野蠻時代，並不能稱之為文明。但是，最近國內的一些報刊的報導中，竟把遼寧凌源牛河梁¹和甘肅秦安大地灣²的考古發現，說成：“這一重大發現使中華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五千年前這裏曾存在過一個具有國家雛形的原始文明社會”³，“將中華文明提早了一千多年”⁴，“甘肅出土五千年殿堂遺址提供了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線索”⁵等等，不僅對這些考古發現的時代及其社會屬性造成錯誤的理解，同時也使文明的概念陷於含糊不清。

牛河梁和大地灣遺址是近年來嶄新的考古成果，也是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發現，但它們仍處在氏族制度的原始社會，還沒有進入文明時代。至於有的同志提出：“相當紅山文化後期的祭壇遺址、牛河梁的‘女神廟’遺址以及附近多處積石塚等，說明了我國早在五千年前，已經產生了植基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⁶；以及“紅山文化壇、廟、塚三種遺跡的發現，代表了我國北方地區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它的社會發展階段已向前大大跨進了一步，從這裏我們已經看到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曙光”⁷等提法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既然承認紅山文化屬於史前時期，又說成“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或“文明的曙光”，事實上已把上述的考古發現統歸屬於文明時代。更有甚者，還強調甚麼：“中國之大，很難說明甚麼地方有文明起源，甚麼地方沒有。文明的起源恰似滿天星斗一樣分佈在我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⁸。這種把文明起源看成遍地開花，確是前所未有的一種提法，如果能夠成立的話，一部中國古代史就需要從頭改寫，甚至影響到世界古代史的重新認識。不幸的是，這一論點缺乏充份的事實或理論根據，它既不同於目前學術界的一般理解，其基本論點也是值得商榷的。

甚麼是文明？在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史上是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因此有必要在這裏闡述人們對文明起源的認識過程，同時對當前國內的某些傾向稍加澄清。

文明一詞，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最早見於《易經·文言》：“天下文明”，《尚書·舜典》：“濬哲文明”。但據考證，上述兩段引文的出現時代較晚，文明一詞恐不能上溯到先秦時代⁹。現代漢語用它翻譯西文中的 Civilization 一詞，這個詞源來自拉丁文的 Civitas（城市）¹⁰，是指人類社會的發展狀態，與野蠻相對而言。按文明一詞的出現，在英文中並不太早，大體開始於十八世紀，從十九世紀後半廣泛應用以來，一百多年來在認識上有了充份的發展。儘管在西方社會科學中還有不同的學派和相異的觀點，但對文明的理解卻是比較一致的¹¹，有關的論著眾多不勝枚舉，可舉幾個主要的例證來說明。

摩爾根（Lewis H. Morgan, 1818—1881）¹²和恩格斯（1820—1895）¹³，從社會發展史上，將人類社會分為蒙昧、野蠻和文明三個時代¹⁴，主張人類社會從野蠻的高級階段，經過文字的發明和應用，鐵器的使用，伴隨着國家和城市的出現，進入了文明時代。特別是恩格斯還曾經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個有關文明的界說，一直為後來的研究者奉為圭臬。

從考古學遺存上進行論證的，以柴爾德（V. Gordon Childe, 1892—1957）為最早，並提出“城市革命”的論點¹⁵，以強調文明的特徵和作用。

目前在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等一系列著作中，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屬器和禮儀性建築等要素的出現，作為文明的具體標誌。儘管在世界各地之間，由於歷史、地理、經濟和文化上的種種原因，進入文明時代的標誌並不整齊劃一，但是文明的誕生，就是國家和階級社會的出現，象徵着社會進化史上的一個突破性的質變，這在學術界幾乎是沒有任何異議的。

關於中國的文明起源，從歷史研究的傳統觀點着眼，一般把夏、商、周的所謂“三代”作為中國文明的具體代表。不過從考古學發現的實證來看，

中國文明至遲開始於商代。正像已故夏鼐先生(1910—1985)所指出的那樣：“二里頭文化同較晚的文化相比較，是直接與二里崗文化，間接與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後承繼的關係。所以，我們認為至少它的晚期是夠得上稱為文明，而又有中國文明的一些特徵。它如果不是中國文明的開始，也接近於開始點了。比二里頭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屬於中國的史前時期”¹⁶，而商代已“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銅器的三個要素”，表明它已進入燦爛的文明時代。當然隨着今後考古學的進展，新的發現或許會把中國文明的起源更加提早，不過像五千年前的紅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顯然還處在史前時期，因為牛河梁和大地灣遺址都缺乏商代文明所具備的那些要素。儘管牛河梁遺址有“女神廟”和積石塚群(墓地)的存在，但在五十平方公里的範圍內，還沒有發現人類的居住遺址，在這種情況下尚難以全面地衡量它的社會結構。特別是所謂的“壇、廟、塚結合”¹⁷，也不可能解釋成：“有點類似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¹⁸，因為一處是史前時期的原始社會遺址，另一處是封建社會後期的北京城，兩者又如何能對比呢？即使“女神廟”是一處禮儀性建築，但目前尚未進行全面發掘，建築的形制和結構也全然不詳。所謂“女神廟有主室和側室，泥塑殘塊證明有體魄碩大的主神和眾星捧月的諸神”¹⁹，無非是根據局部跡象來推斷的，未必符合實際的情況。何況女像的出現可以早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神廟的存在也未必是文明的唯一標誌。特別是像城市、文字、金屬器那些基本要素，在這裏也是完全缺乏的，因而像“文明的曙光”、“文明黎明”或“原始文明”一類的提法，似乎還難以成立。此外，大地灣的F901，雖然規模龐大，結構複雜，勝於同時的其他房址，但還不能認為這座“五千年前殿堂遺址”的發現，“對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線索”²⁰。事實上這裏也同樣缺乏文明誕生的那些基本要素，只能表明它仍處在史前時期的原始社會。

總之，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理解文明的特殊含義，如果把文明同史前文化混為一談，那就難以得出正確的答案。正像“然而中國之大，並不只有中原和北方兩個古文明中心。中國古文化起源很難說甚麼地方有，甚麼地方沒有，恰似滿天星斗一樣分佈在我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²¹一段話，如果其中的“古文化”不是出於誤排，那就已經把文明和文化混淆在一起了。

關於文明的起源，究竟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是獨立誕生的還是相互影響的？歷來在學術界有着

不同的理解和認識。大體說來，從最初的一元說發展到後來的多元說，既承認獨立發生，又不否認相互影響，當然這些變化也是隨着考古資料的積累，而不斷更新人們的認識。

有些人最初把世界文明的起源看成是一元的，例如傳播論的主要鼓吹者史密斯(G. Elliot Smith, 1871—1937)，便把埃及作為文明起源的中心，主張人類的一切文化成就都是由埃及傳播過去的²²。此外，早在十八世紀的後半，歐洲的一些漢學家也曾認為中國文明起源於西方。當1921年安特生(J. G. Andersson, 1874—1960)發現仰韶文化的彩陶以後，對於西來說更加推波助瀾，但不久連安特生本人也不得不否認西來說的可能性²³。時至今日，中國文明獨立起源的事實，已為學術界所廣泛接受，所謂西來說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

隨着考古學的發展，人們對文明起源的認識愈來愈深刻，於是多元說也就應運而生了。弗蘭克福特(Henri Frankfort, 1899—1954)於五十年代提出，在世界範圍內獨立發展的文明只有三處：即近東(埃及、兩河流域)、中國和南美²⁴。丹尼爾(Glyn Daniel)則認為全世界最古老的獨立發展的是六大文明：即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國、墨西哥和秘魯²⁵。最近《古代文明百科全書》的編者科特雷爾(Arthur Cotterell)又把全世界的古代文明劃分成埃及、西亞、印度、歐洲、中國和美洲六個地區(圖1)²⁶。此外，還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儘管各家的劃分標準不甚一致，但都承認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發祥地，既是獨立發生的，又經過相互影響而逐漸擴大文明的領域，並從不同的傳統上影響了人類歷史的發展。

作為世界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當然有着自己的發祥地，一般把黃河流域視作中國文明的搖籃。從歷史上看，夏、商、周首先在這裏建立了階級國家，為長期的集權統治奠定了基礎。從考古發現上證實，商、周遺存也以這裏最為集中，特別是商代文明繼承史前文化的脈絡尤為清晰可鑒，因此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無疑是中國文明的發祥地，並且很快地擴展到長江中下游以及更廣闊的地帶，但周圍的某些地區直到較晚的時候才逐漸結束氏族制度，這種發展上的不平衡性是客觀存在的。可見商周文明的出現，不僅標誌了早期國家的誕生，隨着疆域和影響的不斷擴大，還起着逐漸統一的作用，後來的歷代王朝也基本承襲了這一歷史傳統。我們並不排除中國文明的起源可能更早，或許有着不同的來源，但這些問題還有待於深入探索。但目前的一些論點，顯然不足以反駁中原地區在文明起源上

